

TDR

The Drama Review,
Performance Studies

英文主编 Richard Schechner

中文主编 孙惠柱

人类表演学 系列

艺术表演与社会表演

Aesthet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那么远，却这么近：塞尔维亚难民的社会心理与戏剧活动

米娅项目：互动、反应和表演

文化戏剧实践活动的分布状况

在历史与事件之间——核战生存演练

在监狱剧团的一天

上演灾难：西雅图现场报导

直觉墨西哥城：男子气概之谜与痛苦手势

表演、角色、人：骗子身上的社会表演课程

TDR

The Drama Review,
Performance Studies

英文主编 Richard Schechner

中文主编 孙惠柱

人类表演学 系列

艺术表演与社会表演

Aesthet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表演学：艺术表演与社会表演 / (英) 理查·谢克纳
(Schechner, R.) , 孙惠柱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39 - 5801 - 4

I. ①人… II. ①谢… ②孙… III. ①表演学—文集
IV. ①J8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227 号

人类表演学：艺术表演与社会表演

英文主编 理查·谢克纳
中文主编 孙惠柱
责任编辑 齐大任 李楠
封面设计 刘宝华
装帧设计 马夕雯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801 - 4
定 价 38.00 元

TDR

(第5辑)

The Drama Review, Performance Studies

目 录

翻译论文

那么远，却这么近：塞尔维亚难民的社会心理和戏剧活动

古格列尔莫·希尼纳 (Guglielmo Schinina)

..... 龚江兰 李薇薇 刘佳 译 3

耶利米亚项目：互动、反应和表演

苏珊·布罗德赫斯特 (Susan Broadhurst)

..... 周心 译 21

试论跨越文化戏剧实践活动的分布状况

杰奎琳·罗 (Jacquelin Lo) 海伦·吉尔伯特 (Helen Gibent)

..... 戴丹妮 译 33

在历史与事件之间

——核战生存演练

特蕾西·C·戴维斯 (Tracy C. Davis)

..... 张甫 译 60

在监狱剧团的一天

洛兰·摩勒 (Lorraine Moller)

..... 王晓春 译 98

上演灾难：西雅图现场报导

米歇尔·登特 (Michelle Dent)

..... 郑健 王程 李夏 译 130

作为表演的绘画

——夏洛特·萨洛蒙的《生活？还是戏剧？》

克劳迪娅·巴内特 (Claudia Barnett)

..... 虞又铭 译 156

谢克纳访谈录：新旧观念的交替与酝酿

——对话中西表演艺术

理查·谢克纳 史晶歆 丁晓君

..... 183

人类表演学研究：介入与激进的研究

康科古德 (Conquergood)

..... 蒋颖 王一菁 译 195

直觉墨西哥城：男子气概之谜与痛苦手势

马修·顾德民 (Matthew Gutmann)

..... 刘佳 译 209

表演、角色、人：骗子身上的社会表演课程

约翰·艾米 (John Emigh)

..... 俞茜 译 221

中文论文

理想范本与自我呈现：艺术表演学的基本矛盾

..... 孙惠柱 231

“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谈马勒别墅饭店的社会表演培训

..... 彭勇文 250

戏剧治疗与治疗性戏剧内涵之疗育解析

..... 张晓华 256

社会表演学视阈下的传统长幼秩序及礼仪的重建	韩鼎赢	285
“排演”，最佳的基础培训历程 ——以台湾中学表演艺术教师为例	纪家琳	295
课堂教学表演中的节奏	吕品	306
论《嘉丽妹妹》中的剧场性	车 骁	312
社会表演学在酒店经营中的应用	嵇东明	321
上海戏剧学院第三届人类表演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陈新煌	323



翻译论文



那么远，却这么近：塞尔维亚 难民的社会心理和戏剧活动

古格列尔莫·希尼纳 (*Guglielmo Schinina*)

戏剧 [...] 是一门将我们看到的東西转换成与我们相关事物的艺术。其原始素材是人物关系。[...] 我从来不相信戏剧能将一系列的个体转换成一个团体。对于人数少的社会团体而言，集体身份可能有某些积极意义。尽管我们并不乐意，但大众文明已经为虚拟团体创造了大量的代理人。戏剧带给我的想象不是一项行动统一的活动，而是一系列的冲突和交易。不同的人借助一项活动联系在一起，讨论并发现相互交流的时间和地点。正是这一点使得每个人都能深化自身的专长，并因此让大家更加团结。[...] 实际上，今天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一部戏剧史实，它使得我们不会忘记戏剧是什么，同时让那些以戏剧为生的人了解该如何从事戏剧这项工作。

——尤金尼·巴尔巴 (*Eugenio Barba*) (2001: n. p.)

简介

自1999年4月份以来，我便住在巴尔干半岛担任工作坊负责人、培训师以及社会心理和综合文化项目的主管，这些项目都包括戏剧成分，且其中一部分集中于交际和构建人物关系逻辑的“戏剧游戏”方面。以上工作都是紧急救助服务的组成部分，该服务主要针对近来由战事引发的持续性问题。

四年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经验不是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得了的，更何况这四年里，我在各种各样的项目中都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

戏剧论文 48, 3 (T183), 200, 2004 年秋, 纽约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

因此, 我决定将重点放在 1999 年我在塞尔维亚的经历上。这样决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技术层面上, 在塞尔维亚的经历使得我产生了一些信念, 这些信念成为我所有工作方法的基础; 政治层面, 在科索沃危机中, 国际干预 (主要在军事和新闻方面) 集中在受害人、作案者和救助机构上 (Losi 2002)。在这个构成里, 受害人是阿尔巴尼亚人, 整个塞尔维亚人是作案者, 北约军队和国际救援人员是救助机构。记录一些被称作是“作案者”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样过分简单的计划或者分类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也可能明白任何人道主义者和反恐怖主义袭击都是站不住脚的。

塞尔维亚: 1999 年 8 月至 12 月

我于 1999 年 8 月 4 日抵达塞尔维亚南部, 也就是科索沃战争结束两个月后。所到之处清晰可见北约轰炸的痕迹。当时, 伴随着这场人道主义战争的结束, 人们依然可以偶然碰见逃离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在未竣工的建筑里和泥泞的桥底下, 也能看见从科索沃逃出的罗马人, 但他们在塞尔维亚并不受欢迎。这一时期, 大约有 18 万人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我到达塞尔维亚后,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来自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难民到达这里。在此之前, 他们在科索沃的收容中心避难。但战争结束后, 他们又不得不作为“二次难民”逃到塞尔维亚。

我的工作就是创建一个社会心理项目, 包括为儿童、青少年和住在塞尔维亚南部集体中心的老年人举办创造性活动。

1999 年我到达塞尔维亚时, 由于先前的巴尔干战争, 共有 40 万来自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难民逃离家乡来到这里, 现在塞尔维亚所住居民大概也是这个数字。最为不幸的是, 这些人中约有 4 万人已经在遍布各地的数百个收容中心生活了 6 年至 10 年, 有时候甚至要 30 多个人挤一个房间。他们已经习惯了收容中心的生活, 这里曾经是旅馆、汽车旅馆、校舍或建筑工厂, 离最近的村落还有数公里远, 基本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每天只有一班汽车接送孩子们上学, 但在通常情况下, 这里的孩子根本不去上学。多亏国家红十字会的帮助, 他们才得以幸存, 但即便是红十字会的帮助也会因战争或经济危机的来临而中断, 因为红十字会优先供给军队。难民中只有少数人可以从事当地的低收入工作赚取平均工资 (约 40 欧——在当时相当于 40 美元一个月, 每周工作 6 天, 每天 10 小时)。这种情况下, 青年人因看不到任何希望而情绪低迷, 酗酒猖獗。

不幸的是, 从官僚角度来说, 这些从科索沃逃出来的塞尔维亚人不能被定义为难民 (二次难民除外), 而应该称他们 IDP (国内无家可归的人), 因为科索沃仍然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 他们不能正式算在这个项目内。在进行紧急救助服务时, 通常都会遇到各种政治冲突、局势紧张问题, 因此, 我们不得不把焦点面向真正的难民和二次难民, 同时尽可能包括 IDPs 人群但又不至很明显, 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当地政府的政治问题。

禁运加剧了塞尔维亚南部的极度贫穷，而在战时这种困境更让人难以忍受。与同一时期的科索沃相比，由于塞尔维亚作为作案者的国际形象，塞尔维亚几乎没有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出现。几个月以来，我是第一个驾车去该国南部收容中心的人。

我们一到，就被各种问题、请求、要求给团团围住，相关问题存在已久，我们无法解答。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旅途中遇见的科索沃难民在转换成社会心理人之前，需要先满足他们一些基本的、迫切的需求。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无法满足受益人最基本的需求，此时要他们全心关注一个创作性项目，着实很困难。此外，时间的紧迫也让我备感压力：考虑到政治局势，短期内我可能不得不放弃对这个国家和这个项目的研究了。

理论背景

这类项目与实践紧密结合，时效性强，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进行理论推敲。这种情况下，我会根据此前经验（四层主要意思）和简单的例行模型来指导该项目。在设计项目前，如果我说对所有的理论含义都了若指掌的话，那我肯定是在撒谎。通常情况下，此类项目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纠错的过程，所得理论也是我从反复的试验中推导出来的。

可持续性和集体需求敏感性 vs. 预制模型

我不相信国际救援者会根据预设的模型采取行动，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一两个月讨论得出的方案拯救一个团体，之后该方案便消失或很少被提及。不幸的是，在紧急救助服务里，这种不良的方式司空见惯。这不再是短期危机，而是一项地方危机。为了改善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团体依据自己的操作模型掌握自身命运。因此，国际救援者不应只是复制工具，更不能效仿不良的操作方式，相反应该了解这些团体的优先考虑事项，以便找到问题的根源。工作人员必须符合这些要求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同时，工作者须确保预期效果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来。

因此，我不会将主观因素强加在戏剧中。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我运用了自己在戏剧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但同时我也一直试着尊重人们已有的能力和想法。在这个案例中，居住在收容中心的人们，相对于创造性艺术，他们对运动和手工活更感兴趣，因此仅有少量创造性艺术存在于戏剧中，我尊重了他们的选择并试着利用这些现存资源。戏剧活动留下的仅仅是一种告知逻辑、一个交际参考模型以及我在训练中传递这一模型的方式。

个人 vs. 团体在受战争破坏社区中扮演的角色

拜访集体中心时我意识到当地居民的集体意识已经被毁坏到如此程度，抛开

他们坚强的历史不说，他们甚至都无法集体争取自己的权利，因此进行社区建设是该项目的首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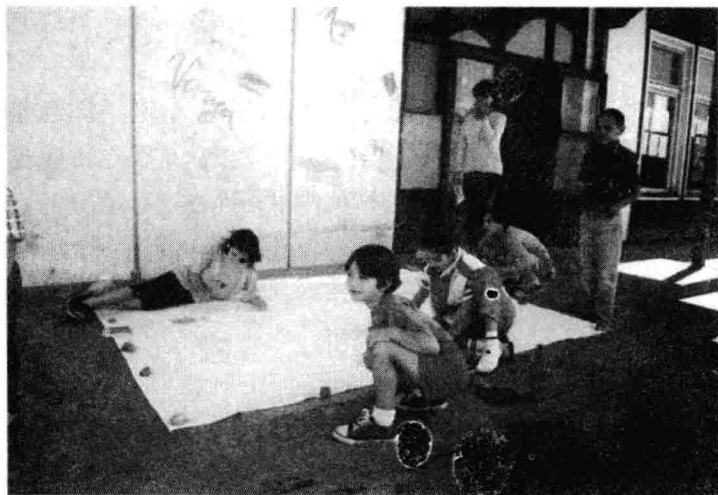


图1 孩子们在收容中心“第四个一公里”画风景图（摄影者：Srdjan Vresnik，照片由驻塞尔维亚意大利联盟协会提供）

社会心理活动旨在困难环境下进行社区建设，应强调以下三点：人际关系、沟通交流和创造能力。目标是重建个人、团体和社区三个级别的角色。然而当我们在战争情形下重建团结意识时须谨记几点，这也是我在战时社会经常遇到的。举例阐述，战时和战后不久，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团体的工作都偏向于创造艺术，当然临近社区/宗教团体间的互动是必须的，他们对民族价值深信不疑，甚至愿意为民族价值而降低自身的存在。教员们发现他们与社会团体互动后的反应十分一致，这让所有和我交流过的教员都感到非常受挫。这导致了夸张化、标准化的结果，但同时也让教员和社区成员进行了对话，尤其是与原本不可能交流的团体进行了沟通。在我看来产生这一动力有两个原因：

1. 政治层面上——科索沃战争被称为“人道主义战争”，所以它暗示着一种三角关系：受害人、作恶者和救世主，这对人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当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时，他必须根据其所属的集体身份遵循一段精确的描述。工作坊由国际教员（救世主）管理运营，为阿尔巴尼亚团体（受害人）服务。在这个三角形框架里不可能有异样的声音。

2. 技术层面上——教员们早已习惯了西方国家的工作方式，集体创作和注重仪式是任何一个工作坊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解构团体言辞、授权个体差别和对例行战争的批判是他们唯一能采取的行动，是解决长期文化交流和种族差异的基础。值得高兴的是这些行动在短期内也非常有效的。然而在遭受战争摧残的情形下，这里没有自由言论的权利，包括同一民族中

的差异也会在自我审查的过程中渐渐受到抑制。因此团体必须在一开始就把握住机会经历自身的极限。这样做是为了抵抗一个事实：怒气、民族情结、反种族歧视、中和仇恨和自我牺牲会在这些情形下转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变成团体的附属。

在地方条件下，如涉及到塞尔维亚难民一事，就连这种消极的集体意识也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要从错误的角度建立他们的集体意识，也会让他们陷入刚描述过的消极意识里。在这种情况下，赢方的傲慢姿态可能会被败方的沮丧和愤怒取代，同时由国际公认的受害者变成作恶者。巴尔巴指出，由于这些原因，整个项目过程应该被理解成一连串的遭遇和物物交换，而不应是一项对宗教团体的研究。因此，该研讨会的第一项举措，或者说是第一创举是帮助人们找回他们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表达方式。

创造性沟通/社会交流 vs. 应对机制

一些社会问题和歧视具有政治含义，在这种情形下，艺术活动尤其是戏剧活动就具有了特殊意义。因为它们为团体间创造性交流和社会交流建立了政治层面的联系。在这个特例中，即使我们能为住在收容中心的人们重建集体意识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只能证明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客观事实：一旦创造性交流的过程开始，便会导致个人和团体角色的重塑，我们还得帮助他们有效地与收容中心外的社会联系起来，以将这种创造性交流发展成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交流活动。

第一目标是信息。大部分塞尔维亚人都不知道有收容中心的存在。米洛舍维奇（前南联盟总统）政府将媒体聚焦在难民身上，以此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并接受因公敌而遭受的一切。然而，为了避免政治矛盾的有力证据，媒体隐藏了这些难民的生存条件。因此，这些展览、表演、音乐会、摄影展、传统故事等在收容中心制作，然后由其他地方发布。这样设计意在承认收容中心的存在，同时也是接受另一段塞尔维亚的历史。我们也希望借此克服曾给难民带来过额外压力的歧视和污名。

第二目标是政治。宣传难民的创造性身份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对他们而言，是反对政权和政局动荡的实际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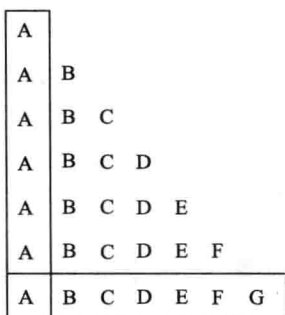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艺术不仅是发展应对机制（Dokter 1998；Jennings 1999）的专属工具，更为他们取得表演性和最终的成功提供可能：在启动过程中，该集体可能会在个人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这一机制，并在更广的社会平台上进行交流。

复杂的环形模型

针对塞尔维亚人项目我使用了一个复杂的环形惯例模型（Schinina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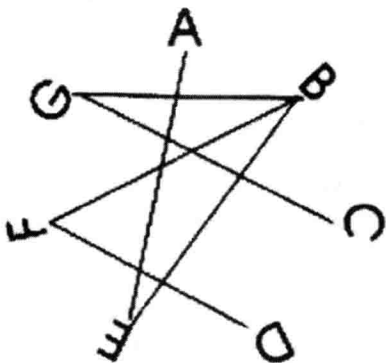
其最基本的原则是：在不考虑所承担活动的前提下，将戏剧形式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继而引起一系列交换和遭遇，同时还可以将这些交换和遭遇呈现在这个团体以外的现实中。最终目的是开始改变对待某些特定问题的观念，包括改变在集体交流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多种声音。

从技术层面上说，任何事情都是从个人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为了组建团体，他们按照以下插图模型来建立关系。



个人 A 总是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干扰，但他/她的行为与其他人（B、C、D、E……）的行为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在线型的联系里改变他人，或被他人改变。这个过程将持续，直至这个关系覆盖整个集体。此时，惯性圈子建立起来，在这个圈子中人们各自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性，但同时也发展个人关系、表达感受、提出问题，并与整个团体共享。

IN THE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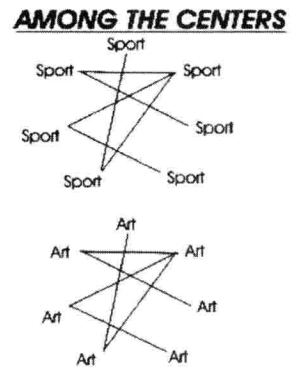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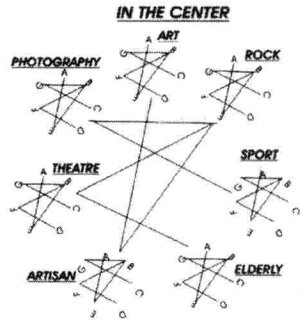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团体里，人们尊重多样性和个性，同时集体关系也获得团体中每个人的认可。该过程将问题扩大到整个集体，因此每个成员都可以分享资源。同样的循环机制也能在集团和机构里建立。

在塞尔维亚人项目里，这个模型可以运用到任何儿童、青少年和住在中心稍年长人的集体中。每个字母代表一个个体，连线代表着可能创造的联系。线圈是团体和环境的象征性结构。相同的模型也运用到了其他集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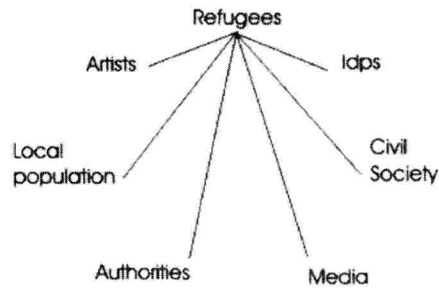
不同的集体活动组成了这个线圈，他们通过创造性交换发展了他们之间的线性关系，同时也显示了其创造性结果。

此外，这一方法适用于住在各个集体中心的难民群体。不同的团体在牵涉到相同的活动时——例如运动或艺术——在收容中心创造一个圈子，不同的线条代表着他们可能的创造性遭遇，或者是我们即将看见的体育冲突。

线条是象征性的，但同时也给建立联系和个人身份认同创造了实际空间。这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运用在 Nis（当地最大的城市）社会中心的大空间作为所有事件的公共空间。这样一来，集体中心成员任何时候想呈现某些事物时，就有足够空间邀请其他中心的成员了。但这种环形关系只能在 Nis 地区内展开。因此，Nis 公共空间就成为一个发展协会间、正式和非正式组织间以及地区政治党派间联系的重要动态地点。



IN THE COMMON ROOM



应用

评估：选择创造性活动进行的地点和人群

第一个星期我频频地拜访了 20 个收容中心。之所以选择这 20 个中心，是因为它们是当地上百个中心里拥有弱点最明显的。此外，如不细究，我们的活动共包括了两个自发中心（科索沃的 IDPs 给这些组织取这个名字是用来避难的）和三个罗马社区。

起初，我希望居住在中心的人们确认并提出自身的需要，但我必须根据项目现有的指导方针，明确实行项目的具体范围。我不想制造错误的期望值和一系列的挫折。能完成这一项目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拜访住在中心的人们，与他们交流并形成亲密联系。没有这些，一切将是徒劳。

我集中了所有中心里的男女老少，先尝试着了解这些居民自己举办了哪些活

动。包括在社区里寻找合适的训练员，帮助年轻人确认自身的创造性兴趣。由于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可不是件易事，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最令我惊讶的是：当我问青少年们喜欢什么活动，他们通常都没有选择的概念。我和伙伴们试着用不同的语言和比喻，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从未成功过。我们花了很久才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发现：人们的愿望从未实现过，选择权和梦想都与自己无关。有时候，我们得自己提建议。另外，我们也向积极配合的年轻人和老人询问团体的兴趣和期望开展的活动，并记下提供选择的人的名字。

全体员工

在所有的收容中心里，我们试着在难民圈里找出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技工。这样，我们就可以培训这些人来教育孩子们，同时给予他们社会职责并帮他们找回忽略多时的兴趣。此外，我们还提供机会让青少年加入该项目，以调解人身份协助专家们完成汇编清单的工作，部分人接受了邀请。

同时，寻找外援专家促进活动的专业化进行也是有必要的。因此，一到达塞尔维亚，我就开始寻找艺术家、演员、漫画家、知识分子、音乐家、教员、艺术心理学家（前南斯拉夫曾有的一门学科）以及任何其他从事过集体工作的人。我们在酒吧、文化中心、协会、侦查队等地传播这一消息。同时，我们也在剧院里、报纸上、电影院前以及大学里张贴告示。

为了顺利启动项目，我需要确认有哪些可用的资源，同时确保理解我所运用到的技术、学习与创造力和与团体工作相关的方法；此外，我还需要找出各领域内有意向帮助完成团体工作的精英。最后，我需要来自社会不同领域且具有创造性的人，尤其是要致力于社交活动。如此一来，他们可以简化社会交流步骤，尽管这不是他们的专职，但他们可以在各自工作的团体中进行宣传。所选的团队包括摄影师、剧作家（来自另一种剧院——商业化剧院和电视）、当地摇滚明星、公开反对政权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一位医生、一名电影制作者以及一些侦探员和体育学院毕业生。尽管这个团体包括难民和 IDPs，但大部分成员还是当地居民。我们把这个团体称作中央团体。

训练

我对中央团体进行了培训，要求他们将培训过程中遇到的模式转达给社区中心愿意合作的成年难民。一旦确定集体中心里积极的年轻人，即可开始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培训项目。我还聘请了当地一位在青少年发展方面有经验的教员来培训这些积极的年轻人。

中央团体成员第一次聚在一起，甚至都未与他们谈过合同契约内容，我便决定对他们进行测试。我解释了罗马难民糟糕的居住环境，随后要求他们在没有我的陪伴下去这些罗马难民居住地。目的是为了实行创造性活动，即为孩子们进行

皮肤疾病的预防，这些蚊虫叮咬引起的疾病可能会导致毁容。一位医生提供了信息，我们准备在远离水源的鸟巢边展开工作，以歌曲、故事、图示和工作坊的形式向孩子和成年人提供建议。我们的想法源自想到离开帐篷里的鸟笼时，得带上鸟食和卫生说明，因此我们设想：如果孩子们能照顾好鸟儿，那么他们就能照顾好自己。我知道团队里很可能有道德问题及其政治内涵。罗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罗马人可能会回科索沃，而不是留在塞尔维亚——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意味着死亡。我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这个项目可能不会产生重大意义，但我仍需评估该团队的反应。

尽管当他们回来时，会对居住地的环境感到吃惊和愤怒，但此时他们已经能够可以思考如何改善项目了。

我发现通过这次的冒险测试，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团队了。后来，罗马的积极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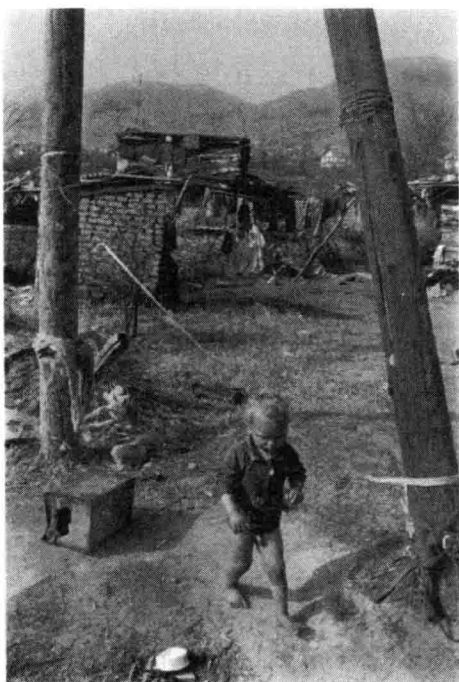


图2 位于塞尔维亚弗拉捏的一个罗马人居住地。从科索沃逃出来的罗马人在塞尔维亚并不受欢迎，他们在未竣工的建筑里和桥底下居住。（摄影者：Giuseppe Longo，照片由驻塞尔维亚意大利联盟协会提供）



图3 塞尔维亚酒店内的创意角，位于尼斯（Nis）的一个收容中心。（摄影者：克里斯蒂娜·贾科斯·奥斯本 [Cristina Jacas Osborn]，照片由驻塞尔维亚意大利联盟协会提供）